

姚江泱泱 乡音袅袅

——记姚滩名角楼阿木

今年，是楼阿木先生（1887—1941）诞辰130周年。

楼阿木，字鉴春，是余姚滩簧鼎盛时期的名角，也是余姚滩簧的创始人之一。

上世纪初，以他为班主的“楼阿木班”艺人，与小山宝、月月红、马桶木、周兰英、大桂香一道，在上海滩搭社唱戏，红极一时。

姚滩的浅唱低吟，曾抚慰多少在沪商人的思乡之心。

岁月悠悠，余姚滩簧渐渐行变成姚剧。那些散落在历史尘埃里的姚滩记忆，在姚江两岸袅袅不绝。

“木大爷”

楼阿木是余姚东门外明伟苏楼人。他父亲是楼宗钊，也是个姚滩名艺人。

父亲早年收徒授艺，小小的他，在一旁日久浸淫，耳濡目染。

余姚滩簧的演出阵容一共12人，一般为四花（生角）、四旦、三后场（乐队）、一里厢（走台，今道具师傅）。

也许是身体里涌动着姚滩艺术的血液，楼阿木技艺精进，唱得了生、旦，能拉二胡，也能管“里厢”。

十七八岁时，他便在上海的永乐、金花、蓬莱等茶楼，挂牌演出。

他的拿手绝活有《跳窗》《徐阿珍》《打铜宝》等

多出滩簧老戏，其演唱速度之快，咬字吐音清晰，姚滩韵味醇厚，堪称一绝，深受观众喜爱。

当时，上海有许多做生意的余姚人和绍兴人，他们茶余饭后喜欢听姚滩解闷，以慰乡愁。

慢慢地，楼阿木做出了名堂，被观众冠以“北有小山宝，南有楼阿木”的美誉。

很多姚剧老艺人回忆说，楼阿木唱做俱佳，嗓音洪亮，唱腔柔和，韵味十足，表演生动逼真，引人入胜。

那时的滩簧，演的都是草台戏。演员在台上演，观众在广场上或站或坐，悠闲地看戏。

观众在底下嗑瓜子、闲聊的声音不绝于耳，但只要楼阿木出场，台下霎时肃静一片，专注地看他做戏，生怕错过一个细节。

楼阿木台上光彩，台下为人随和厚道，怜贫惜苦，乐善好施，乡人同行一般不直呼其名，而是以“木大爷”“木先”尊称他。

《打铜宝》

楼阿木不仅做戏好，做人好，他还艺高胆大，善于应付演出中的突发情况。

有一次，他与艺人阿炳（大名霍文祥）去高家坂演出下午场。因为事情耽搁，到了正午才动身赶往演出地。

路上，阿炳担心动身太迟，势必延误开演时间，就让木大爷走在前面，他面子大一些，大家也不会受责难。

果然，离高家尚有二里路时，包下这场演出的老板匆匆赶来，说看戏的人早早等在那里，嚷着要看木大爷的戏。

楼阿木仍是不疾不徐地走着：“后生呀，还早嘞。”

老板故意刁难楼阿木，拣了四出长戏，按照往常，四出全演完，怎么也得到上半夜。

第一出，是楼阿木的看家好戏《徐阿珍算命》。

接着是第二出《卖草囤》。楼阿木突然提出让旦角先上场，他自己把阿炳穿好的戏服脱下，由他扮上，演出。

第三出、第四出，都由楼阿木一手包揽。

四出戏演完，太阳还未下山。底下观众狐疑：

开演那么迟，戏又那么多那么长，什么地方删掉

又看不出，这木大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

原来，木大爷戏路宽，功底实，台词熟，节奏快，演长衫像长衫，演短衫像短衫，成竹在胸，得心应手。

楼阿木的《打铜宝》也是一绝。

戏里描写一个叫小二焕的人，在路上捡到一个铜钿，打算买一个大饼吃，但钱还不够。于是，他跑到赌场上去打铜宝，一打就打中。不过，他的发财欲望也节节攀升，连本带利打到第八宝时，他梦想着买田造屋，打到十七宝时，楼阿木饰演的小二焕唱道：

“金山银山垒到眼前前，皇帝老官问我借铜钿，依道威严勿威严？倒不如连本带利再去按。”

然而，打到第十八宝时，小二焕输得精光。幻想的荣华富贵，不过空欢喜一场。

有一次，楼阿木去外地演《打铜宝》。当地有个老板挑衅：“你连打十八宝，唱的数目从几千、几万、几亿到几兆，是不是随口乱造的？”

楼阿木不慌不忙地应答：“我唱戏一向规矩认真，岂会随口乱造？你若不信，可当场计算。”

那老板较了真，果真拿出两面十三档算盘，在后台一角摆开阵势，未唱先算。

楼阿木唱一宝，他便与算好的数字一一核对，竟然准确无误，惊得老板拍案叫绝。

从此，楼阿木的牌子愈来愈响。

有时夜场演出，突然挂出黑板，上写“楼阿木加演某戏，某老板赏钱多少”，哪怕夜再深，底下的观众都不会散去。

《庵堂认母》

楼阿木的《庵堂认母》场面也让人目不转睛。其实舞台上什么都没有，光凭他一张嘴，历历在目，景随人移，心驰神往。

戏中志贞尼姑领着楼阿木扮演的徐元宰游庵堂，庵堂中有五口井，每口井的环境和摆设，楼阿木唱得清楚明白，使观众身临其境。

游到尼姑的房里，见一张床，床上有十八只抽屉，每一只都打开看过，抽屉里的各种茶食、果品，包括它们的产地、名气、味道、特点，楼阿木娓娓唱来，直唱得人垂涎欲滴。

忽然，楼阿木脚一勾，勾出一块白布：“依问白布啥用头？总是女人老套头，张氏大娘也有格，将来依，讨来老婆也会有。”底下观众无不抚掌大笑。

楼阿木虽然做戏出名，但那时候的艺人没几个铜钿，唱戏之余还要在家耕种五亩租田，兼卖猪头肉、羊肉。

因为家穷，讨不起老婆，他娶了个离异带儿子的女人。

他一生最成功的事，除了唱滩簧，还抚养了五个儿子。其中，大儿子参加华东野战军转战南北，解放后任宁海邮电局局长；二儿子早年参加四明山游击纵队，后来任余姚地方干部。

50岁那年，楼阿木便不想登台演出了。他说，这样做是为了保住一个“红”字。人年纪大了，唱起来气息不稳，这“红”字便要打折扣，名气也会下降。

但是观众不答应。“如兴班”的班主阿源多次上门，苦苦相求，请他在“如兴班”挂个名，至于上台与否，则随他意愿。

当年的“如兴班”生意清淡，但如果挂上“楼阿木”的大名，即便涨价，也会有人抢着来买票。

楼阿木见盛情难却，只能妥协：“既然挂上我的牌，总要对得起人家，每天至少上一次台，否则，难以向观众交代。”

就这样，楼阿木又演了四年，一直到1941年逝世，享年54岁。

《余姚市志》上，关于姚剧沿革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清末民国初，余姚滩簧进入繁荣时期，有班社近50个，声誉较高进入上海演出的班社有13个。”

这13个班社里，著名的就有“楼阿木班”“德胜春台”“回龙班”“七六班”等。

抗战开始后，姚滩班社纷纷逃回余姚，滩簧艺人穷困潦倒，到了解放前夕，姚滩已是奄奄一息。

1956年9月，余姚滩簧，正式定名为“姚剧”。

如今，姚剧又发新枝。一个地方剧种通过当地文化部门和乡贤的推进，已是名闻遐迩，《王阳明》《严子陵》等新编历史剧更是走出国门，深得海外华人的喜爱。

记者 陈也喆

参考书目：

《骨哨》，楼伟华著，宁波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



配图 章丽珍